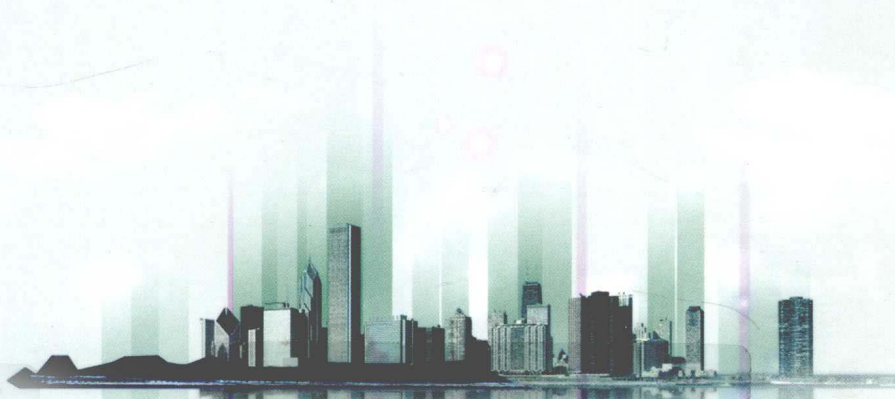


怪你过分美丽

GUAINIGUOFENMEILI

未再◎著
WEIZAI

献给那些沉沦过、奋斗过、
失败过、成功过的都市女性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怪你过分美丽

guainiguoofenmeili

未再◎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你过分美丽/未再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12
ISBN 978-7-5461-0557-4

I. 怪… II. 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6530 号

怪你过分美丽

未再 著

责任编辑: 沈 杰 余 俊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hsbook.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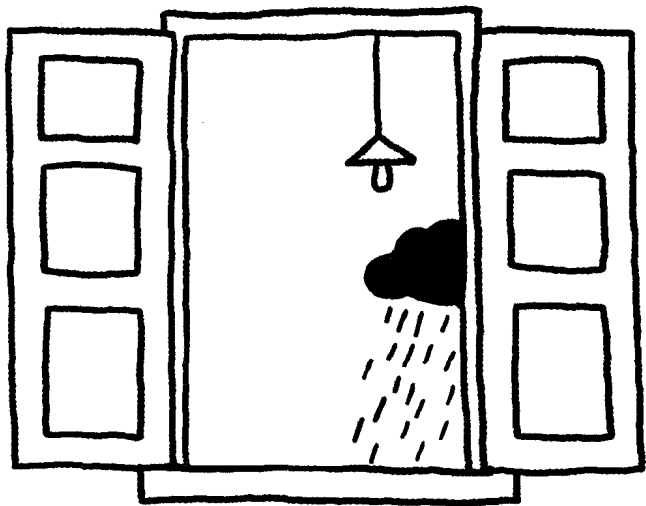
印 数: 00001—10000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61-0557-4

定 价: 2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Chapter 01

莫向晚有夜里多梦的毛病，梦里是无尽的路，路途上有无尽的坑。她不断奔跑，跌倒，爬起来，沾了一身的泥泞，而且疲惫万分，看一看自己的全身，都快血肉模糊。她惊恐，继续奔跑，仿佛想要甩脱这一身泥泞，擦干净这一身血污。

但是，一切都这么沉重，沉重到似乎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她甩也甩不开。

然后，莫向晚就醒过来，一摸额头，全部是汗。汗水还来不及抹，电话铃响起，助理邹南用十万火急的声音说：“林湘要跳楼，整个人挂在阳台上，膝盖擦伤，额头撞伤。”

莫向晚摁一摁太阳穴。

“我就来，哪一家医院？”

邹南报了医院的名字。

“在我到之前，你好好照顾她。”

挂好电话，她翻身下床，才穿好衣服走出房间，儿子莫非就从小隔间里跳着绑着石膏的小腿跳出来，瓮声瓮气地问：“妈妈，你又要去加班啊？”小脸是不大情愿的，可是他仍体贴地说，“那么明天早上我找于雷的妈妈给我买早饭。”

莫向晚亲一亲他的额头，嘱咐道：“妈妈锁好了门，记得煤气什么的都不要



开。早上我给你带小笼包当早饭，不要麻烦于雷妈妈。”

莫非的脑袋在她的肚子上蹭一蹭，又像小猫儿似的。她十分难舍，但此事迫，她只能狠一狠心，照顾儿子上完厕所，匆匆出了门。

选秀比赛出身的著名歌星林湘，外表迷人，惊艳全国，不出意外地拿下比赛的季军。其后，她红了一年，虽说到底没有冲到顶点，但小明星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然而却因最近一个月的自杀未遂，进过三次医院。

莫向晚刚赶到医院，就听到周医师对邹南讲：“割腕、开煤气、跳楼她都试过了，下一次把房间里的绳子全部藏好。”

邹南红着眼睛。她曾是林湘的企宣，林湘待她不薄，她真心难过，被周医师这样一讲，只是觉得更难过。

莫向晚走过去就说：“周医生外科很拿手，想想对呼吸道应该也是很拿手的。”

周医师对她笑笑，倒也不生气，不阴不阳地说：“小莫，你很忙的，以后麻烦叫你家艺人不要三更半夜做危险动作，我也很忙的。”

莫向晚点头：“是是是，我会教育她的。”

她转头问邹南：“她现在怎么样？”

邹南眼圈一红：“还在里面哭。”

周医师说：“已经找护士给她注射了镇定剂，你们想好怎么应付外面的记者。”他说完，人就没影了。

莫向晚皱眉头。

“今天晚上内环有个车祸，周医师正在前面忙。湘湘出事情，于总非要周医师搞定病房和主治大夫。”

这倒也难怪对方臭脸相向。

莫向晚自己也黑了脸，推开病房的门，病床上坐着一个病美人，无声流泪，见者心酸。但莫向晚并不。

她抱胸，问：“林湘，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林湘的自杀，源于三个月前圈内不明人士在公众论坛上曝光的一桩丑闻：有个著名男影星和多个摩登女郎拍裸身亲密照，其中一个便是林湘。

立刻就有记者联系林湘，把林湘吓呆了。照片是在入行之前拍的，她说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遗症。莫向晚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后遗症是林湘自杀了三次。

林湘抬头，脸上还挂着泪。她讲：“我入行前就和他谈恋爱了。”

“这些我们都知道。”

“他不可以这么对我，说什么对不起林小姐。我们谈过恋爱，情侣拍亲密照凭什么要向无关紧要的人道歉？”

“他现在的女朋友不是你。”



林湘咬牙：“向晚你真残忍。”

莫向晚笑了一笑，坐到了病床前的椅子上。

“林湘，我等一会儿和于总通一个电话，这件事你是受害者。你本来要年底发片的，我看你的唱片公司应该可以安排提前。年底有两个电视台的新春晚会，我会安排你的档期。你看好不好？”

林湘凝视着莫向晚，没有说话。

“感情的创伤可以用工作填补，大家会鼓励你重新站起来。你当年选秀比赛，拿的短信投票是第一的，你的粉丝依旧会支持你走出情伤。”

林湘说：“算你狠。”

莫向晚拍拍她的手：“你早应该走出阴影，这一次当做他补偿给你的，你不吃亏，对不对？”

她总喜欢对艺人或者对属下用“是不是”、“对不对”这样的句子，十分中肯耐听，且有余韵。

林湘问她：“你什么时候给于总打电话？”

“他已经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滑了两个礼拜了，我想应该可以回来了。”

林湘说：“好的。”

莫向晚站起来，说：“你好好休息，保重身体。折腾三次，实在没必要。”

林湘擦擦眼泪，带着几分酸楚和委屈，讲：“这不可以怪我。”

莫向晚离开医院时，有些累。她看一看表，这时候凌晨三点，如果赶回家，还可以睡两个小时的觉，再起来给莫非买好小笼包。

不过要快。她动作不够快，结果一出医院门，就被三个记者包围了。

“林湘小姐情况怎么样？”

“林湘和罗风是怎么分手的？罗风手机里怎么还会有林湘的照片？”

“湘湘还爱着罗风吗？她是因为羞愧自杀，还是因为罗风发表声明，说对不起现在的女朋友才自杀？”

……

林湘的自杀，让记者的镁光灯直接对准自己，这对莫向晚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她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摆到刻板又冷酷的频道上，方向顶明确，对牢刚才做出两种揣测的记者小姐说话：“罗风的手机号你们有吗？我也想问问他和林湘到底怎么回事！”

她把一个太极打出来，但口气不是顶好，说出口，自己也明白是冷硬了。但这实实在在不能怪她，在人坠入谷底时，最不希望看到他人落井下石。但与这圈子共荣共存的这个群体，却专司做这样的事情来添油加醋，直叫人无可奈何。

眼前的这一位也是个中好手，交道打了好几年。她记得她叫金菁，在娱记圈子里也算得火眼金睛的头号人物了，特别难缠。



金菁果真不气不馁，翻一个白眼后追问她：“莫小姐，你是‘奇丽’的艺人管理部经理，难道没有一手资料？”

莫向晚立刻向她微笑：“我们公司不像韩国的经纪公司，要艺人报备恋情的。就像你们的老板同样也不会问你们昨天和哪位幸运男士去哪间餐厅吃饭，是不是？”

这是如今的莫向晚会做出的回答，如果是四年前，怕她答的就是：“凭什么你认为我就有资料？我难道是钻在艺人床底下过日子的？”

四年一过，她的涵养好了太多，也明白有些人不可正面得罪。

她答完，扬手一招，来了一辆出租车。她把傻傻呆呆跟在身后的邹南往里一塞，自己也钻了进去，扬长而去。

莫向晚把邹南送回家后，才回转家中。她先去儿子的睡房里，扭开了台灯，看着床上的孩子。

莫非睡得不太踏实，哼哼唧唧，转个身，发现母亲回来了，就甜甜笑了笑，呢喃着声音叫她：“妈妈。”

孩子童稚的声音，击打在莫向晚的心头，令她又酸又软，适才奔波挣扎掉的气力，一点一滴在恢复。她查看了一下他的脚，心里真是后悔，真不该答应他参加足球队，才头一回训练，他就把脚踝扭伤了。

莫非只管在她怀里撒娇，半眯着眼睛，小猫儿似的要拱在母亲怀里。孩子说：“妈妈，你明天要送我上学的哦！你要早点睡哦！”

莫向晚轻轻拍一拍他的脑壳：“小鬼，就你主张多。”

莫非只是嘿嘿地笑，睁开了眼睛，瞳人儿极亮。这孩子有同龄孩子少有的狡黠，耍可爱耍娇气，总会令她无法拒绝他的要求。

莫非半夜离不开母亲，非要扭股糖似的翻来覆去，抱住她的腰撒娇。莫向晚无奈，反手抱牢儿子，轻轻抚拍。

孩子不肯安睡，总是对伤口愈合不好的，莫向晚哄他睡觉，他说：“睡不着。”第二句莫向晚就不哄了，直接说：“或者我向你们班主任说你不适合参加足球队。”

莫非果真害怕，马上闭上了眼睛。

莫向晚没有即刻关灯，她对着儿子光洁的面孔发了一阵呆。

莫非不但有一双灵活的眼睛，还有长而浓密的睫毛，闭上眼睛时，像个女孩子。这是遗传自她的。让孩子的面庞大半留下她的轮廓，也许是她的幸运。

但孩子的心气很高，好动，好斗，好学做大人，典型的男孩子作风，越大，她越管不住。

莫向晚不是没有管过，她对第一天上小学的小小莫非就说过：“第一，不可以和同学斗嘴闹别扭，你要谦让；第二，不可以和同学玩危险的游戏，因为你要是受伤，妈妈就要请假带你去看病，妈妈会被扣钱，过年的时候你就买不到汽车模型。”



莫非会皱起小小眉头对她说：“我不和同学吵架的，同学要是找我吵架怎么办？放学以后同学找我玩游戏，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去呢？”

这样的问题让她头痛，她想她是太年轻了，只能强装恶狠狠说：“同学找你吵架，你就去找老师。同学找你玩游戏，你问了我后再和他们去玩。”

“如果你在上班，我也可以问你吗？”

“你知道我办公室的电话，可以打过来问我。”

“如果你在开会呢？”

“你可以打我的手机。”

莫非抓住她话里的漏洞了：“妈妈，你开会从来不接电话的。”

她在儿子面前，似大姐多过妈妈这一角色，莫非一点都不怕她，而且很会同她讨价还价。

正如刚才，好在孩子还能懂大人眼色，一会儿就睡着了。莫向晚给儿子掖了掖被子，又看了看他脚上绑的石膏，觉得一切完好，才放心蹑手蹑脚回到客厅。

这个时候，老总应当在吃晚饭，她看一眼挂钟，拨了一个国际长途。

于正接到她的电话时，确实在吃晚饭。不知是否因为食物可口，他在自己的这个长假中心情很不错，听完莫向晚汇报后，他讲：“那么就照你的安排好了，过两天给她开记者招待会。”

莫向晚说：“好的，唱片公司那边需要 Judy 安排。”

于正笑起来：“Mary，你斟酌去办。”

他这样一说，莫向晚就能明白他的意思。近来于正对公司旗下艺人的琐碎事务都不大上心，一概交给得力属下办妥。这位老总素来拼搏得狠，这些年也是难得会放自己长假，今年好不容易挤出时间休息了，照他摆出不愿多管的意思，也实实在在情有可原。

“我会和 Judy 沟通。”

于正说：“我知道你能处理好，我要延期两个礼拜回来，安抚好湘湘。”

莫向晚就只能说：“Have a good time!”

第二天的一切都很混乱。

早晨莫非赖床，连呼“脚疼”，死也不肯起来。小孩子到底还是任性的。莫向晚叫了好几次，莫非还是不肯起床，她不免就生了气，坐到儿子身边，说：“莫非，不要以为你脚疼就可以迟到了，你会害得妈妈一道迟到。”

莫非从被窝里探头，发觉拿乔拿过了，赶紧手忙脚乱坐起来穿衣服，口里一边说：“老师说男同学赖床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妈妈你要理解我。妈妈因为照顾小孩迟到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妈妈，你的老板也会理解你的。”说完龇牙咧嘴做个怪脸。

这样一来，莫向晚不得不笑出来。莫非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还会做一些旁的孩子做不出来的滑稽动作和表情，非常好玩儿，所以老师们都喜欢他。



这不是遗传自她的。

她不是个天生有幽默感的人。

从小父亲带她出去应酬客人，她只会一本正经地叫“叔叔阿姨好”，便没有其他话了，更不会扮可爱讨大人喜欢。不像小莫非，早晨一进学校大门，就能对执勤的班主任老师说：“葛老师，你今早好漂亮啊！就像昨天晚上的月亮一样靓丽。”

葛老师刚大学毕业，最近在恋爱，听了小朋友的话更加如沐春风。她对莫向晚说：“学校里决定选莫非参加区少儿口算比赛。”

莫非向母亲眨眨眼睛，意思仿佛是，你瞧老师没有说我快要迟到了。

莫向晚觉得好气又好笑，但是不好纵容，拍拍他的脑袋：“好好上课。”

葛老师找了同学扶莫非进教室，莫非扭头向母亲摆摆手，笑嘻嘻地扶着同学的肩膀进去了。

葛老师同她站在校门口寒暄几句，问她：“最近挺忙的吧？上一回家长会都没有来。”

莫向晚有一点惭愧：“公司的项目紧。”

葛老师说：“莫非成绩好，在班级里也乖，你可以放心的。”

莫向晚打开手里的包，拿出一个信封，递给葛老师：“我们下个月做场新人的演唱会，不晓得你有没有空去捧捧场？”

葛老师拿过来，挺开心地说：“莫非妈妈，谢谢你啊！”

莫向晚只是矜持地笑。

莫非摔伤那天，是这位葛老师送他到医院一直陪到晚上十点。她是感激的，当然感激的方式，也是葛老师喜欢的。

这种方式不要说孩子不懂，去年才读一年级的莫非就很认真地同她商量：“妈妈，马上就要圣诞节了，于雷的爸爸送了一盆圣诞花给老师，你看我们是不是要买一张能听音乐的圣诞卡？”

莫向晚后来买了一张圣诞卡，还加了两张她公司举办的新年音乐会的票子。葛老师对莫非就一直挺照顾，而且还挺能理解她这位经常晚来接孩子下作业课的家长。

葛老师后来知道她是一个人带着莫非，感叹：“你一个人带孩子蛮辛苦的。”也许是出于同情或者其他，对莫非很照顾。

没有人对她这样的年纪有这么大的儿子而存疑。

莫向晚自调职至艺人管理部，便一派正装盘头打扮，唇膏的颜色从没偏离褐色系，又架着一副眼镜，一本正经地同人说话，语速保持适中。

她今年其实才二十七。

一个二十七岁的女人，有一个八周岁的孩子，在这个前卫的城市里，仍旧属于稀有。

如何解释这个稀有的问题，在最初的三年里，煞费莫向晚的苦心。后来年纪



大了，打扮老了，没有人问了，她才能松口气。

昨晚等于大半夜都没有睡，她的精神不算顶好，葛老师热心同她多闲聊几句，她勉强用客套的笑颜应付。

葛老师看着她的两只黑眼圈，关切地问：“莫非妈妈，我的朋友去香港，带了几支雅诗兰黛的眼霜，你要不要？”

这无疑是体贴的，只是体贴得不合时宜。莫向晚下意识就要摸到自己的眼皮子上。雅诗兰黛应当是三十岁以上的女人专用，她的心里不能说是痛快的，只好这样答复葛老师的热心：“我家里的还有大半瓶，暂时还用不到，多谢你啦！”

葛老师爱和她多闲聊几句，也是因她的职业。莫非在学校里从不说自己的家庭情况，但莫向晚送了葛老师几次礼物，葛老师就对她的职业发生了兴趣，总会问一些圈内的情况。

女人总有八卦的天性，不过对她职业的好奇多过对他们这个单亲家庭的好奇，对她来说，总是好的。至少在学校里，没有老师或同学认为莫非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这样挺好，莫向晚自认掩饰得很成功，虽然管弦说她是在掩耳盗铃。

但管弦后面又加多一句，是这样说的：“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只要你立得起来，谁能说你掩耳盗铃？”

她就笑：“是啊，单亲家庭这么多，谁管得着我？”

管弦似笑非笑，挑明说出来：“十八岁的单亲妈妈可不多。”

她无所谓：“我又不是镁光灯前面的人，一点错都能被抓小辫子。”

管弦轻叹：“那你何至于把自己打扮得这么老气，完全杜绝第二春。”

“我的春天来过吗？”

“莫非怎么来的？”

“那时候人糊涂，所以我决定好好带莫非。不过男孩子好带，就算大肚子也是女人的事。”莫向晚还能加一句，“如果当初是个女孩，也许我就不生了。”

管弦抚额：“妈呀！你没药救了。”

管弦在西区开一间小型 PUB，叫做“MORE BEAUTIFUL”，圈内人常在那里聚。

十八岁的孕妇莫向晚，没有钱躲到乡下去生这个私孩子。在肚子还不明显的时候，她找到“MORE BEAUTIFUL”打工。

她调酒的手势熟练，技巧也好，和客人很能聊得起来。有客人趴在吧台上，拿着白色小药丸放到 MARTINI 里头，酒被莫向晚一把泼了。

管弦扣了当晚莫向晚的小费，莫向晚说：“不行，我要生孩子的。”
这么直接。

管弦才发现她的小肚子微微凸出来，快要遮不住了，她惊骇地叫：“半大的孩子，开什么国际玩笑？”

莫向晚把头发顺了一顺，她的头发是天然卷的，那时候长到腰下，发梢留着



亚麻色，以前不知道是多惹眼的发型。

管弦说：“我介绍一个好大夫给你，就在后面的弄堂里，地方很隐秘，大夫手法也很好，不会很痛。”

莫向晚说：“该去的地方我都去过了，我不想做。”

管弦摸摸她的额头：“你发昏。小姑娘，你想好了？”

莫向晚对着她笑，眉毛很浓，是王祖贤的那种眉毛。眼睛亮晶晶，瞳人儿很亮，睫毛很长很卷，比她手底下那些不涂睫毛膏绝对不出门的小姐们还要翘。莫向晚平时都不化妆，大约也因为初孕，皮肤有点干，脸庞有点浮肿，所以管弦一开始并没有发觉她的五官长得这样好。

莫向晚说：“我就缺一千块了，再存一千块，我就去南汇或奉贤。”

管弦看她倔强地说话的样子，眼睛愈发得大，浓眉张扬的，两只手捂住小肚子，护仔小母鸡的模样。

这桩闲事就被管弦管了下来。

莫向晚说她：“管弦，我本来以为你是艺术家，原来你是慈善家。”

“没错，我不是管弦乐，我是多管闲事。”

小莫非生在医院里，管弦的关系有时候能通天，竟能搞定户口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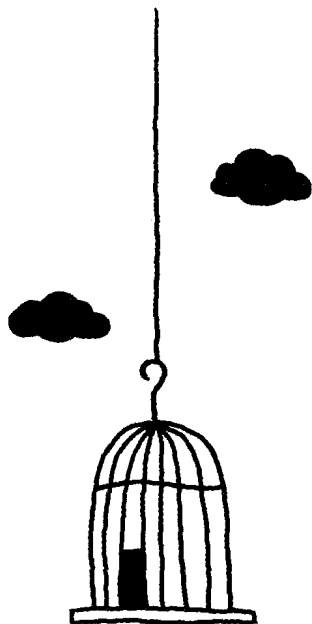
莫向晚问她：“管弦，你为什么帮我？”

管弦说了一句特别深沉又特别文学的话：“看见今天的你就像看见昨天的我。”

但凡此时，莫向晚会唾弃管弦：“我和你可不一样。”

管弦弹一下手里细长条的烟，并不是很在乎地说：“那是一定的，你是你，莫无敌。”





Chapter 02

莫向晚自从坐到这个位置，就有了一个绰号，叫做“莫无敌”。这个绰号多少有点调笑的味道。

于正决定升莫向晚做“奇丽”的艺人管理部经理时，说：“除了应付记者，你还要面对圈子里最难搞的经纪人们，但公司需要这种‘四方来效’机制整合现有的行政管理制度。”

莫向晚说：“我晓得，所有艺人和‘奇丽’的签约内容内的全部项目，都应当是公司所要把握的。”

她很能领会于正的意思，正如管弦对于正说：“莫向晚是忠诚猛将。”

莫向晚上任第一个项目，就是配合活动部拿下本城电视台大型舞蹈节目调配艺人。她要调新蹿红的电视剧小仙女齐思甜参加节目，偏偏齐思甜的经纪人朱迪晨为齐思甜接了中部一家地方电视台的专访。时间撞了车，齐思甜左右为难。

朱迪晨对莫向晚说：“有些人是不明白我们起早贪黑带个把艺人的苦的，养株小树苗怎么才能成大树，没有谁比我们更清楚。”



莫向晚丝毫不退让：“市里电视台的项目广告投入不少，对思甜的曝光率有好处。没有就近原则不讲的道理。”

朱迪晨瞪圆了眼睛：“谁都知道这里的电视台做娱乐节目半瓶子醋，那边的节目上了卫星，收视率有多高？”

莫向晚说：“这样吧，两个节目思甜都上。”

朱迪晨对她冷笑。

齐思甜说：“莫经理，坐飞机都来不及，两个节目相差才一个小时。”

于是莫向晚当晚就坐飞机去了中部，六个小时后回来，对朱迪晨说：“我已经协调好了，可以让思甜上下一期节目。”

齐思甜自然开心，朱迪晨可就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于正很满意，说：“有取有舍当然困难，两全其美也要付出代价。”

后来朱迪晨在圈子里逢人就说，不知道莫向晚下了什么蛊，竟然让中部台里那个出了名的“葛朗台”同意临时换人。这种假设性语句是暧昧的，朱迪晨还加定语：“人家就是无敌嘛！”

莫向晚听了气馁，在“MORE BEAUTIFUL”对着管弦倒苦水：“这里就是无风也有三尺浪，我不过就是请‘葛朗台’吃顿饭，把我们新签的百花奖影帝最近的档期供他参考了下，哪里有那么龌龊？”

管弦一边洗着水晶杯一边说：“老板喜欢的人，同事不喜欢，同事喜欢的人，老板不喜欢。别求人人在你背后说好话。”

此话确真。莫向晚把假面具一搁，就可百毒不侵。

然而此刻真真棘手。

因为林湘的经纪人便是朱迪晨。

莫向晚到了公司，邹南已经到了，照例清晨奉上一杯清茶，顺便汇报：“湘湘后来没什么事了，她说她会听公司的安排。”

然后拿了一张报纸给她瞧，直看得莫向晚竖了眉毛。

正是那位金菁小姐写的报导，用的标题很耸动，叫做“娱乐圈如何自律以服众”，角度同其他记者偏偏不一样，完全以社会责任感自居，居高临下几番斥责，普通群众都愿意看此文章来出口平凡人等的恶气。

这是个相当聪明的记者，莫向晚想，记者难对付，愤青记者更难对付，煽动情绪乃一等一的高手，自己真应当机立断。

她喝一口茶，把一口乌糟气压下去，问：“Judy 今天有没有来？”

邹南这个助理煞是体贴，也煞是细心，早就将资料准备妥当，答复上司：“她最近为‘The colour’组合签广告约，今天和4A那边的人见面。”她瞟一眼上司，又说下去，“她从去年开始就不大管湘湘，演出什么的都不太安排，湘湘说多亏 Mary 你为她安排了一些地方台的演出和专访维持曝光率。可是唱片没的出，电视剧也签不到，这样下去总归会完蛋。”



这是一个重感情的女孩，可惜说得多了点儿。莫向晚摆摆手，阻止她继续说下去，说：“我会给 Judy 打电话。”

这边说完，那边又接到电视台文艺频道都市情景剧的监制电话，对方暴跳如雷：“早跟你说好，我要徐陵上我的情景剧，他至今没来我这边报到。”

“好好好，我晓得，您别生气，您一生气到了周末全城的人都看不到和蔼可亲的‘老舅妈’了不是？这孩子年纪小，没有时间观念，我一定扣他钱。我今天押着他去向您道歉。”

这边挂好电话，她直接拨给 Judy，刻意把声音放柔和了。

她说：“湘湘昨天又自杀了。”

那头的朱迪晨气得直叫：“我管她去死，一个月给老娘死几次，她要死就真死过去了！”

“你要体谅她的一片痴心，她或许可为你最近的项目出点力。”

朱迪晨冷笑：“原来是这件事，我想‘莫无敌’怎么会给我打电话了？”

莫向晚忍住一口气，说：“如果 Judy 你对这个计划有兴趣，我中午请你吃顿午饭，我们详谈。我们当然都希望湘湘好，她唱片大卖，对于我只是完成一件公司任务，对于她总归是好的。”

朱迪晨并不傻，自然是答应下来。

邹南十分不屑：“她一听湘湘身上可以赚钱，就换了一副嘴脸。简直恶心！”

莫向晚笑起来，扣扣她的脑袋：“快替我去‘小南国’订位。”又说，“你要劝好林湘，自暴自弃不求上进在任何地方都是混不下去的。”

“公司签的艺人多，不是个个都给机会。”

邹南说出口，看住莫向晚扫过来的眼风，咻地住口了。

不过莫向晚可以理解她的想法。一间娱乐机构，旗下艺人数十成百，哪里会人人都得公司青睐，大力提携？如若与观众眼缘不合，又无可靠后台作保，被淘汰简直是必然。

这一位林湘，红的时候也曾如火如荼，之后就后劲绵软了。先是对粉丝态度嚣张，失掉一半人心，这是早期教养问题后期暴露；后是上几个节目都表现不佳，令主持人心存不快。曾有大老板送过请帖给她，请去陪客，她因为人之前谈的男朋友模样俊俏，怎么都看不上五短三粗人士，故此机会错失。

正因最后一着，深得莫向晚赞许，她才决定这一次帮她一帮，尤其她有了崛起的觉悟，就更好办。

莫向晚整个上午审定好当月的艺人工作日程表，神清气爽地去赴朱迪晨的约。

让莫向晚没有想到的是，朱迪晨比想象中要配合许多。

首先是没有迟到。

谁都知道手下带过三四个顶级红艺人的朱迪晨脾气难缠，从不正式隶属任何机构，一向签项目约，遇到小项目还未必肯答理。这一次这样准时出席，莫向晚的一颗心无来由就先定下来了。



朱迪晨妆容向来精致，喜欢韩式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纪小几岁，莫向晚又扮的比实际年纪大，见她时，到底一声“Judy姐”没叫出口。

不过朱迪晨没有好脸色倒是在她预料范围内。莫向晚素来是公事公办的人，她简明扼要说了自己的计划。朱迪晨先是蹙眉，然后展眉。

她说：“这么看来，这个小傻瓜早年谈的那场恋爱真没白费。我们要谢谢罗先生送来的大好机会。”

莫向晚建议：“如果有一首合适的歌，再好不过。湘湘的照片暴露尺度并不大，还挺美的，公众能理解她这个受害者。”

朱迪晨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两个人难得一拍即合。

中途莫向晚去洗手间补妆，对着镜子重重吐口气。

镜子里的她，黑眼圈更加深了，她用眼镜都遮不了。她凑近镜子看，眼角嘴角还好是没有细纹，不若朱迪晨再韩妆，松弛的皮肤也还是暴露了年龄。

接下去是场硬仗，她想她要好好打。

挺胸收腹，莫向晚走出了洗手间。

对面正有一个人走过来。

晴空之下好像劈过来一道闪电，莫向晚想，以后切切要在晚间睡好。

那么一个人，着一身浅色西服，整齐的发，也是戴了眼镜的，一贯的斯文，嘴角边带着极浅的笑纹，说明这个人脾气很好。他走到这个方向，折进了男洗手间，竟是一眼都没有瞧见她。

幸亏是没有瞧，光是她瞧见他，就够她震惊了。

这个城市有多小？这么多年不见，她都以为再也见不着这个人，没有想到竟还是见着了。

莫向晚回到座位上，脸色是青白的，朱迪晨看出来，睨她一眼：“女强人不是人人都能做的，有空你要多进进美容院，这一把年纪三天两头熬夜，很容易老。”

她且当这位朱小姐是在关心她好了。

那头的那一位走回来，原来座位就在她的斜后方。莫向晚好奇地瞟过去。

他在做什么？

现在的他这么斯文正派，彬彬有礼。向坐在对面的女孩子夹菜，女孩长得很可爱，两个人有说有笑。她听到他在问：“杨小姐平时有什么爱好？”差一点没有失声笑出来。

难道他是在相亲？他还需要相亲？

女孩的回答有些做作，他也不以为然，涵养倒是一如既往的好。

这时服务生上了一道生滚肥牛，热辣的气息直直冲进了莫向晚的眼睛里。

她决定下一次再做商务宴请，一定不选“小南国”。

这天下午，莫向晚例外地准时下班，去学校把莫非接回了家，伺候他洗漱完



毕。莫非在一边喋喋不休说着学校里的趣事；

“于雷和崔浩浩被少年宫选去领唱了。男生还领唱，真怪。”

“老师说那个节目十一要上电视的，和欧洲一起做的一个什么文化的活动。于雷美死了，他说他要做廖昌永。”

“妈妈，你知道廖昌永吗？他唱过《北京欢迎你》，于雷说廖昌永以前就住他家隔壁。”

说得太多，被莫向晚一声喝止：“男小囡这么多话，当心变成长嘴婆！”

莫非狡黠地笑，似只小狐狸。他纠正母亲说：“妈妈，你应该说男小囡这么多话，当心将来娶不到老婆。”

这一下莫向晚语塞。

后来莫向晚到“MORE BEAUTIFUL”对管弦说：“现在的孩子太损了，思想太成熟。”

管弦正给手下一个新来的小吧女化妆，用银色眼影银色唇膏，头上还套着银发套，远看就像白发魔女。管弦说：“要是你给他找个爸，他就孩子气些。要男孩子性格正常的话，最好不要让他腻着妈。”

莫向晚直想翻白眼。

“那我还算把他教得好。”

银色小吧女是初次在酒吧驻唱，腿有点儿抖，管弦说：“抖什么？坐没坐相，不就是唱个歌，又不是下海。”

莫向晚笑着说：“你这里从来不做非法买卖？”

管弦说：“我的场子里，自然是不准的，出了场子，谁管她们那许多？”

管弦是个银盘子脸，也是粗眉大眼，和瓜子脸的莫向晚竟有几分像，也许正是这相像，才让她们投了几分缘。

当初生莫非是难产，医生找人问“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是管弦作的答。后来莫向晚九死一生醒过来，管弦头一句话问：“你这丫头，是不是被哪个男人骗了？”

莫向晚生产过后，思路停顿片刻，才反应过来。她说：“那倒不是的。”

故此，管弦一直好奇，时不时问：“到底你是怎么怀的孩子？”

莫向晚就会含糊地说：“你怎么跟圈里人一样八卦啊？”

“我是你救命恩人，你言不吐实。”

这一晚，莫向晚对管弦说：“我前几天看见莫非的爸爸了。”

这样一句话，让管弦手里的眼线笔抖了一下，她立刻帮小吧女擦了去，口里问：“我等你这故事等了多少年了！”

“一切很简单，大约你听完会说我是大傻瓜。”

“姐姐这把年纪，没有见过几个纯粹的傻瓜。”



莫向晚是不想回忆的，她想，过去应当是一条越来越淡的底线，终至要被擦个干净。她的现在才是浓墨重彩。

可是遇到了那个人，她的梦里又多了几分真实。她所害怕的真实，她对自己冷笑，怎么半点坏事都做不得？她以为那是拯救她的一条路，虽然如今仍有后遗症，但总体来说，一切还好。可是雁过留痕，她挺无奈。

莫向晚说：“我对生活，真没有什么大追求。”

管弦撵了小吧女出去。

莫向晚说：“我爸爸有两个爱好，一个是赚钞票，一个是包二奶。”

管弦笑起来：“这样一来，你是有童年阴影的。”

可不是？

莫向晚想要笑得开心豪爽一点，不过终于还是苦笑。

那一些过往云烟，不知从何说起。

在莫向晚小时候，她的父亲莫尊曾打过这样的包票：“我的女儿是要富养的，我把闺女养得漂漂亮亮，将来嫁个好男人，什么都有了。”

莫向晚不知道好男人的标准是什么，总之她的父亲莫尊绝对称不上是好男人。他口口声声说“女儿要富养”，但他把赚来的大把钞票包了一个二奶养了一个儿子。

莫向晚同父异母的弟弟比她小十六岁。谁愿意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莫向晚当然不愿意。

她对莫尊说：“你什么都有了，怎么还能去干道德败坏的事儿？”

莫尊面朝南方，一脸无奈地对女儿说：“我不就缺个儿子嘛！”

莫向晚当时想，我活了十六年，原来身边最无耻的男人是我爸。

这个打击太大了，她对莫尊说：“你怎么过了这么多年才想起来你缺一个儿子啊！”

莫尊拍拍莫向晚的手，又摸摸她的头：“有个弟弟不好吗？”

莫向晚拍开爸爸的手，说：“我要告你重婚罪。”

莫尊供职银行，在分行副行长位置上待了好多年了，目前有扶正的希望，他当然不会愿意前程毁在自家女儿手里。

他好声好气说：“晚晚，我跟你妈妈离婚，又不是不要你，爸爸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你不是要买伊都锦的新裙子吗？爸爸今天就去南京路给你买。”

莫向晚甩甩头发：“我不要。”

莫向晚的妈妈孟小东跑出来，抱住老公的大腿哭：“你的儿子你领回来好了，我认下来的。我不要离婚，呜呜呜，求求你，我不要离婚！”

莫尊拼命拉大腿。

莫向晚拉扯孟小东：“妈妈，你别丢人现眼。”

